

緣起

大概是七十年代吧，在加州三藩市這裡開了一個盛大的語言學會年會，參加者眾多，好些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大學者，濟濟一堂，開壇講學。我們這些身居灣區的年輕人，當然都得負責招待一些外來的學者。大會最後一天，我要開車送四位先生從三藩市回柏克萊。我還記得，那天傍晚時分，大雨滂沱，開車過灣區大橋的時候，交通堵塞，我雙手發抖，心裡有說不出的緊張。為什麼？灣區大橋是當年過海的必經途徑，晴天雨天，我經常開車來往，本來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，但是那天晚上，非比尋常。我車上坐著的四位先生可是當今中國語言學界的四位大師，泰山北斗，帷幄運籌，統領整個二十世紀中國語言學的發展。但是這一天，四位大師的性命安全，語言學今後的發展，就得看我是否能安全地把諸位先生送回到對海那邊的柏克萊。

這四位大師是趙元任先生、李方桂先生、周法高先生、張琨先生。周先生和張先生是我的老師，趙先生和李先生兩位是中國現代語言學的祖師爺。李先生是張先生

的老師，換句話說，他是我的太老師，也就是我的師公。我後生小子，頂多只能叨陪末座，但這時卻是我在把著輪盤，帶領四位先生過海，過了一城又一城。

我開的是一輛雪佛蘭的Nova房車，我身旁坐著的是身材高大的周先生，趙、李、張三位先生一併排在後座。我一邊開車，一邊得跟四位先生閒聊，有一句沒一句地談論開會情形。其實，我這時刻硬撐著眼睛，緊盯著前面的車，心一直在抽搐，也一直在禱告：千萬不能出意外。我的車開在大橋的下層，大雨一陣一陣地從上層的空隙傾盆倒下，擋風玻璃上的雨刷都撥動不過來；而且車廂裡人多，前後窗戶都是白茫茫的霧氣。向前看的視線不清楚，兩側的車更是貼得很近；我雙手緊握著輪盤不放，右腳準備隨時剎車。過橋的這一車程才十幾分鐘，我感覺是生死關頭走一遭，最後總算是有驚無險，安全地把四位先生送回柏克萊。等我回到家裡，手心還在冒汗，雙腿酸疼。今天回想起來，雖然事隔四五十年，餘悸猶在。不過，我這一輩子最光榮的一刻，也就在這一趟車程之中。我這無名小子能和這四位大師濟濟同車，在一個小空間中，和大師並坐談天，這是何等的幸事，畢生難忘。

我從小就是一個傻小子，腦袋生得忒大，看似聰明，但是資質有限。母親說過，念書雖然用功，但恐怕難成大器。可是傻人就有傻福，無災無難地把小學中學大學都念了，最後還漂洋過海來到美國留學。上海人有一句俗話說：這個人額骨頭高，也就是說這個人運氣好。我確實是

拜運氣所賜，從讀書到工作這許多年間，我跟隨許多好老師學習，也認識了學術界許多位前輩先生。他們的學問，我能學到多少，恨鐵不成鋼，我很慚愧。但是這許多先生的言行風範，對我終身影響很大。

我在美國的大學教書，也曾經在香港工作過幾年。在學堂裡、在會議廳上，有緣結識許多同行的學者，年紀也許有別，但是興趣相近，也就無所不談，結為老友。年輕的同學，更是讓我接觸到新一代的知識分子，讓我知道他們對學術的關心所在。我有時候會寫下一些札記，把見到的、聽到的，點點滴滴記下。年老以後，翻閱這些札記，溫故而更憶故。尤其是長一輩的先生們，更教人思念。這兩三年，瘟疫作孽，滯留蝸居，百無聊賴之際，突然想到：為什麼不把這些點點滴滴的小故事，寫成短文，作為紀念？

我曾經在不同的場合做過一些簡短的報告，也在不同的刊物裡寫過一些文章，介紹我認識的語言學家。這些語言學家的學術成就，著作等身，有目共睹，何需我又嘮叨重敘一番？但是我們一般知道的就是這些先生在學術界的成就，但是當他們走下講壇、卸下學術袍子，他們到底會是怎麼樣的一個人？除了書卷以外，他們還鍾情什麼？除了討論語言以外，他們還關心什麼？我想，要是我能寫一些札記，敘述他們在象牙塔以外的生活和情趣，一言半語，或許就是片羽吉光，可以讓我們看到學者身份以外的側影，略略體會到他們的個人情懷。

我這本小書只寫六位先生。除了上述的趙、李、周、張四位先生以外，還寫了王士元先生和丁邦新先生。無獨有偶，這六位先生都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，是中國語言學界穩執牛耳的大師。周先生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念碩士時的老師，張先生是我上柏克萊加州大學的老師，我有幸親炙兩位老師教導，提攜之恩不敢稍忘。趙先生和李先生是我來美國以後，才正式有緣拜見。趙先生是我們柏克萊東方語文學系的榮休教授；李先生是張先生的老師，也就是我的太老師。二位先生前後都家住美國，所以也常常見面；飯聚之餘，也會就興趣所及，無所不聊。王先生是我在柏克萊上學的老師，課前課後，不時指點，受益良多。丁先生是我在柏克萊和香港教學時的老朋友。八十年代，加州大學禮聘丁先生來東語系，自此之後我們一起共事相處二三十年，亦師亦友，我一直視他為老大哥。我和諸位先生相識總有好幾十年，我們雖然不是朝夕相處，而且常各在天涯另一方，但是我們總保持一定的來往；而且各位師母待我如同子侄，丁公一家更像似至親。所以人前人後，我從旁觀察這六位大師的機會很多。認識越久，我越發感覺到這些大師私底下就像你我一樣，有喜有怒：有傷心的一刻，悲天憫人，但也有高興的一刻，歡笑起來，憨憨恍如稚童。他們的言行，固然可以是我們的楷模，但是他們在生命中的經歷，歷歷道來，也可以讓我們知道人生路途並不是一片坦途，艱險奮進，更值得我們向他們致敬。

語言學從二十世紀開始，是開墾的年代，趙李二位先生帶領，困乏多情。二十世紀中期而後，人才輩出，各領風騷。古人說：「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響」；我總覺得，我既然見到諸位先生，也聽到諸位先生在不同場合說話的聲音，那我就應該把一些印象深刻的故事記下，逸聞趣事，文字留痕，供後來者從這些小故事中，想見其人，想像那個年代應該是多麼一個教人興奮的時代。

文章中寫下的前塵往事，是我憑記憶所及而記下。而今我年老體衰，空有大腦袋，但是腦筋已經大不如前。記憶中偶有錯漏，還請讀者有以諒我。文章中除了記載各位先生個人的言行之外，更把一些有關的家庭小故事，也筆錄在此。我和各位先生認識幾十年，尤其是和趙家、李家、張家、丁家來往的機會很多。串門子、吃館子等等是經常的事；而且當時我們年紀較輕，行動較快，許多時候，開車的事都讓我一手包辦。在車上、在飯桌上、燈前酒後，我們無所不談。所以我想藉此機會，也就大筆描繪趙師母、李師母、張師母、丁太太的一些生活細事。大家都說，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總有一個能幹的太太。但是我們對這些太太們到底知道多少？這一半只是那一半的一個影子嗎？她們的故事，請聽我細說，也是一樣的精彩。

《人語響，文字留痕》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大力支持，慨然答應出版。書中六篇文章，第一篇寫趙先生，2022年文章初成，呈社長甘琦先生指正；蒙甘先生青睞轉發北京《財新週刊》，承編輯徐曉先生不棄，分兩期在週刊

發表。周先生的文章，當年初稿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《與中大一同成長》(2000)發表；寫張先生的文章，初稿是悼念老師的回憶，曾在台灣《傳記文學》(2018)發表；寫丁先生的文章初稿，曾在為慶賀丁先生八秩壽誕的文集《漢語與漢藏語前沿研究》(2018)發表。三篇文章今改動甚多，加增細節，字數倍增，聊供讀者一讀。寫李方桂先生的文章，是為了慶祝李先生一百二十歲冥誕，將在《中國語言學集刊》(第15卷)發表。寫王先生的文章，則是特別為《人語響，文字留痕》撰寫。書中圖片承蒙李林德、李培德、榮鴻曾、石鋒、丁佐立諸位先生提供，特此一併多謝。全書出版事宜得到編輯葉敏磊、余敏聰二位先生全力統籌處理，黃俊欣小姐設計及排版，我謹致以衷心的感謝。

張洪年

2022年10月序於加州小山城觀海居

後記：丁邦新先生2023年1月間遽然離世，學界頓失良師，大家都感到無名的愕然、失望和慟惜。我把他在人生旅途中走過的這最後的一程，略略追記在〈不信人間八秩老 綢繆五十筆生輝〉一文中，借用萬字的賀壽和追思，表示我們對一代大師的敬仰和懷念。

2023年2月22日